

废料堆里找黄金

肖枚 吴达之等作

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

廢料堆里找黃金

肖枚 吳達之等作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德勝門內優勝宮)

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2号

地方国营合肥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安徽分店发行

*

書号：638·787×1092 耗1/46· $\frac{12}{23}$ 印張·8千字

1958年9月第1版

1958年9月合肥第1次印刷

統一書号：T10102·187 印數：1—5,070

定价：(6) 0.06 元

封面設計 孙宪忠

目 次

廢料堆里找黃金……………肖 枚（1）

“徐叔”和鋼絲繩……………吳達之（12）

愛護國家財產的人……………吳達之（20）

廢料堆里找黃金

肖 枚

銅官山銅礦，曾經被日寇和國民黨反動派一次又一次地破壞和糟蹋，弄得很多機器缺胳膊少腿，丟得到處都是。解放以後，我們黨雖然作了很多恢復工作，可是，廢棄的機器那樣多，哪能一下子清理好呢！礦務局領導上，為了更快地把那些常年睡在地下的機器都收集起來，發揮它們的作用，1955年的春天，把礦里的先進生產者、鉗工姚可達調來搞這一工作。那時，姚可達不願干，他覺得人家都在轟轟烈烈的搞生產競賽，搞技術革新，提合理化建議，而自己卻成了一個整理破舊的人，拿什麼參加生產競賽呢？他想：“完啦，一輩子也趕不上人家了！”

那一年的春天，老是陰沉沉的，毛毛雨

下个不停，老姚的心緒也象天气一样不
明
朗，加上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办公桌，真不习
慣，屁股沒沾板凳就想离开。

老姚的这种情緒，被工会主席王裕錫同
志看出来。一天，王主席找到他，問道：
“老姚，工作怎么样？”

老姚一听王主席問起工作，不高兴地答
道：“好几天了，也沒有头緒，我不会搞这
个工作，还是讓我干鉗工去吧！”

王主席笑笑回答說：“不要泄气呀！这
个工作，要和干鉗工一样下勁，多用用脑
子，找找窍门，沒事往矿山周圍多轉轉，訪
訪老工人，保管你的工作就有头緒啦。……”
王主席临走又拍拍他的肩膀說：“有困难多
找我談談。”

听了王主席的这一席話，老姚察覺了自
己剛才的态度不对，他責問自己：“这几天
你老是坐在这里发楞，从哪儿知道干不了

呢？”于是他下决心听领导的话，要好好的干。

老姚接过来的，是一本道道地地的糊涂账，账上明明写着什么什么机器，可是找翻了天，也找不到实物；有时账上写个大机器，一查，只剩了几个小零件，横三竖四的躺在仓库里；还有些东西，压根儿没有账。

“这样的糊涂账怎样才能弄出个眉目来呢？”

老姚反复地思考着，他想起王主席跟他说的话：“……多转转，访访老工人……”

从此，仓库、屋角、废物堆，就成了他常到的

地方；翻一翻废铁堆，找一找垃圾坑，嘿，

那里边名堂可多喽，有些机器在和废物搭伙

困觉哪！一次，他访问工人时，工人对他说：

曾有人在一个废铁堆里找出了六、七部柴油

机，当废物卖给收破烂的了。又一次，他在

铁道旁边看到一堆废物里，凸出一个大方铁

板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一部刨木床的机床面。

老姚把它送到矿里的土木工程队，稍稍加以修理，配上些零件，就成了一部有用的机器。

他看着这些宝贵的机器被风吹雨淋，快要变成废铁，他的心疼得象刀割一样，但是，这些事实也更加增加了他对收集废品的责任心。

丛山重迭的铜矿，跑一圈就要好长的时间，废弃的物资到处都有，光他一个人怎么



他访问工人时，工人对他說：曾有人找出了六、七部柴油机……

能搞得过来呢？老姚又有些犯愁了。这时，他回忆起做钳工时，自己要改进一项什么技术，领导上总是要他和大家多商量，开个诸葛亮会，这样，一个个困难都解决了。想到这里，老姚的心里忽然舒展开来，自言自语地喊道：“有办法了！”

在领导上的支持下，老姚动员了全矿的保管员，一齐来清理库存，接着又清理已经发现的废铁堆。把清理出来的坏机器和零件，马上又动员工人同志们利用业余时间修理，该擦油的擦油，该换零件的，就在废铁堆里找些零件配上，脱漆的就加加油漆，同时他又要求大家把看到的坏机器告诉给他。就这样，两年来，他们从仓库里，从废铁堆里，从篱笆边和垃圾坑中，清理出价值二万四千七百多元的坏、旧机器，其中光在野外拣回的就值八千多元。这些机器经过工人同志们的修理，又都变得象新机器一样。现在，

这些机器都由国家分別調到兄弟厂矿，正在为国家創造着大量的財富。

可是，成績的获得并不是那么順利，老姚在这件事情上不知碰了多少釘子。起初，由于自己的工作方法簡單，动員誰，誰也不干。有的說：“自己的活儿还忙不过来哩，哪有時間来搞这些破烂东西！”又有的說：“竞赛的內容沒有这一項，我可不来尽这个义务！”也有人对他說：“一点破銅烂鉄，国家哪儿在乎它！在生产上好歹找个窍门，就够你老姚拾半年的。”就連專門做保管工作的朱長林同志，在老姚动員他時，他还冷冷地說：“干这个事情，花了工夫不討好，累死了領導上也看不到，还只当你是害相思病死的哩！你干，是你的工作，我可是沒工夫。”老姚听了这些話，开头真有些泄勁。可是，他一想到：“一来別人工作忙，二来有些同志还没有認識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。再

說，自己不想法克服困難，反而打退堂鼓，黨的這個工作誰來干呢？”他又為自己這種不正確的想法感到羞恥，“不，決不能做怕困難的可憐蟲，要鼓起勇氣，去耐心地說服他們。”以後，他一方面向工人說明這一工作對國家建設的重要性，耐心地勸大家都來干；一方面又注意給大家打氣，只要是參加收集廢品和修理壞機器的火，哪怕有一點點成績，就馬上用各種形式來表揚，還把他們的成績通知他們的領導，把成績記在功勞簿上，作為競賽評地的內容。這樣，時間長了，大家認識了這一工作的重要，還受到了表揚，干起來也就有勁了。保管員朱長林經過他的幫助，成了全礦收集廢品的積極分子。他每天和老姚一道外出，找尋破舊機器。1956年6月間，他們在一片荒草叢里發現了一部被土埋住了半截、鏽成了土黃色的機器，當他們和工人們花了好幾天的時間把它擦洗、

修理出来以后，才認出来是日本鬼子丢下的一部制冰机。那時正赶天热，他們就把这部制冰机抬到炼銅車間制冰降溫，工人們可乐啦！

从此，老姚收集廢品的工作，更得到广大职工的支持和幫助。

老姚还常常向职工們說：“干这一行，不单是要在廢鉄堆里去找黄金，还要在日常



他們在一片荒草丛里发现了一部被土埋住了半截、銹成了土黄色的机器。

工作中，注意堵塞造成浪費的漏洞。”

老姚同志本人就是这样做的。比如，自从他担任这一工作以后，他就常到备用品保管室了解情况，在这里，他時常看到工人来領彈子盘，可是只見他們領新的去，沒看見他們交旧的来。旧的彈子盘哪里去了呢？老姚对这个事情很发悶，就决心查問查問。經過他反复的了解，原来是工人們发觉彈子小了，或者其中有一个或几个彈子坏了，就拆掉丢了，再到管理部門去領；管理部門也不是見旧的发新的，反正是誰要給誰；有些收回来的旧彈子，也当成廢品，一角錢一斤卖给小商贩了。

“要是买新彈子，一付中型的也要几百块钱，多貴重的东西呀！坏一点就当廢品处理，太可惜啦！”老姚想，“如果大彈子磨小了，用在小号的彈子盘上行不行？坏一个彈子，再配上一个行不行呢？”于是他就和

保管員一道試驗，把工人認為不能用的大號彈子用在中型盤子上；如果彈子再小些，就再換個小些的盤子裝配；個別磨壞的，就另外找彈子裝配起來。把裝配成的彈子盤按大小安到不同的機器上一試，嗨，呱呱叫，抵新的用。

從這時候起，老姚才對工人說：“你們領新彈子的時候，要把舊的交回來。”

有些人嫌麻煩，不願干，當着他的面就說：“誰也沒你的規矩多，我們不干！”

老姚知道，對國家有利的事情，即使工人們當時不大通，只要把道理講透徹了，也會接受建議的。於是，他一面向工人們解釋收回一付彈子的價值，一面又把這個合理化建議報告給領導。在領導的支持下，建立了領新交舊制度，工人們根據這個制度，把不能用的彈子盤都交給老姚，老姚就和保管員把這些彈子一件件拆開，仔細的擦洗、去

污，再按彈子的大小重新搭配按裝好，發給工人用。有些人不習慣用舊的，他就給領彈子盤的工人說：“如果不好用，隨時可以來換新的。”他還經常到工人中間檢查用舊彈子盤的情況。舊彈子盤發出去以後，誰也沒有來調換過，因為新舊彈子都一樣用啊！

1957年2月，選礦廠螺旋分級機上的大號彈子盤忽然壞了，採購員跑了很多地方，也買不到這號的。買不到這號彈子盤，全廠的人都很著急。這時老姚找到了幾年前收回的一付舊彈子，一配正好，使這台機器及時恢復了生產。

幾年來他一共收回兩千多付舊彈子，經過選配又都用到了生產上。礦務局財務部門給他算了一下賬，光利用舊彈子一項就為國家節約二萬多元。

收集廢棄物資，乍看起來是一件沒有“出息”的工作，但是，幾年來的事實使姚

可達同志深切地体会到，不管搞什么，只要从集体利益着眼，任何工作都有出息；物资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只要依靠党、依靠羣众再加上自己肯干，就会有成績。因而他数次被評为矿务局和銅官山市的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，1958年5月又光荣地出席了省里召开的工业、交通建設积极分子代表會議。

我們預祝他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就。

“徐叔”和鋼絲繩

吳達之

銅官山采矿檢修工段的工人，对他們段上的起重組長徐明瑞的工作精神，沒有不佩服的，只要一提到他，人們就会以一种自豪的口吻說：“老徐人老心不老，有股子干劲！”一些年輕人更都象对待自己長輩似

的，尊敬地叫他“徐叔”。

徐明瑞是一位有着二十年工龄的老工人，共产党员，平时待人和藹、誠实，大家都喜欢和他接近。在生产上，不管任务多艰难，只要领导說声“干”，他总是走在前头。

1954年4月，采矿井下老洞子出的水越来越大，原来的抽水机不頂事了，领导决定使用机械排水，徐明瑞負責运送和安装十吋鑄鉄管，連續工作十六个小时，矿長知道后，多次劝他回家休息，他怎么也不肯，他說：

“水不抽完，我回去也睡不着。”工作中，肚子餓了就在井下隨便吃点饅头；眼睛实在睜不开，就在乾的地方靠一会儿。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四十多个小时，直到水排完，恢复生产以后，他才回家。对于这件事，人們現在提起来，仍然是贊不絕口。

然而，使人們更为欽佩的，还是徐明瑞的爱护国家财产的共产主义精神和敢想、敢

做的共产主义风格。

采矿从1953年到1956年报废的鋼絲繩有二十多吨，这些鋼絲繩被放在露天地里，經不住风吹日晒，有的已开始氧化銹烂。他看到以后，覺得讓这些东西糟蹋掉非常可惜，于是就問工段長周西根說：“这些鋼絲繩能不能接起来再用？”經驗丰富的工段長听了，点点头說：“不錯，这些鋼絲繩要是用起来还能节省不少錢哩，过去听講可以接，怎么接法我不知道，我們来試驗一下吧！”在他們二人的带动之下，起重組的工人差不多都参加了这一工作。

把两根鋼絲繩接起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既累人，又扎手，更重要的是，接头的地方要牢靠，还不能有疙瘩。試驗两次都失敗了。这时，一些思想保守的人便議論开了：

“我們从来就沒听說过两根鋼絲繩能接